

第四次中东战争

〔西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

商 务 印 书 馆

第四次中东战争

〔西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

康 幼 南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Gerhard Konzelmann
DIE SCHLACHT UM ISRAEL
Verlag Kurt Desch
München 1974

内 部 读 物

第四次中东战争

〔西德〕格哈尔德·康策尔曼著
康 幼 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 印张 268 千字

1975 年 5 月第 1 版 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172 定价: 0.56 元

译者的话

本书系西德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驻中东特派记者格哈尔德·康策尔曼所著,原名《以色列之战》。

书中介绍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过,包括战争的准备与爆发及停火等;介绍了阿拉伯国家某些首脑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活动,以及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打击帝国主义的情况。此外,还通过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展以及停火、和谈等情况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美两霸在中东的争夺和勾结。作者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对中东战争的情况作了一些具体介绍,对研究中东和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译校时间比较仓促,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1月

目 录

赎罪节战争	3
战胜的快感	12
埃及策划进攻的头脑	17
策划防御的头脑	22
苏联的萨姆升天,山姆叔飞机落地	25
以色列的长臂	29
戈兰高地决死战	35
空袭大马士革	45
金钱——战争的神经	49
一个以色列将军说:这是一支变了样的军队	52
侯赛因国王进退两难	57
以色列渡过运河	68
以色列在联合国失去了朋友	73
第一次停战	77
以色列人踏上非洲土地	84
停火	92
大国的礼物	103
石油战爆发	111
要打世界大战吗?	129
以色列的争吵	133
战争失败者——突击队组织	146

封锁眼泪门	159
亨利·基辛格的处方	162
联合国探索通向和平的途径	166
一个巴勒斯坦国家?	172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军事经验	177
埃及勇士的垮台	180
苏联想着它自己的赌博	183
石油战中的成败	190
利比亚总统不愿参加一场处心积虑的赌博	196
以色列必须赢得时间	202
三个人策划和平	205
和平在阿尔及尔输掉了	208
被迫的和平会议	212

赎罪节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73年10月6日。那天是以色列的乔姆基普(Jom Kippur),即赎罪节,也是阿拉伯人的神圣节:斋戒月。

10月6日下午二时,苏伊士运河东岸爆炸了两个炸药包。埃及的蛙人夜里预先在水下悄悄地吧把炸药埋入以色列防御工事的沙垒中。这些沙垒高二十米,我从伊斯梅利亚的埃及前哨阵地多次瞭望过。这些沙垒是为防止埃及人登陆构筑的,沙垒外面是一片向水边伸展的坡地,有铁刺网和地雷防护。下午二时,炸药包将沙垒炸开两个缺口。一百名埃及士兵就在这时把装有发动机的小橡皮艇推入运河,这是临时装成的冲锋艇。这一百名士兵占领了运河东岸的缺口。他们立即掘壕埋伏在那里。

在苏伊士运河的南端加巴萨特,五十架俄制米8重型直升飞机隆隆地飞越运河水面。每架直升飞机运载二十八人。从三米高处跳下了第一批埃及士兵。两分钟以后直升飞机飞回西岸接运增援部队。一百四十名埃及人携带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袭击加巴萨特的以色列防御阵地体系。以色列人在这里构筑了交通壕网,壕沟的墙壁垒着沙袋。阵地体系的前沿是很难攻占的:以色列人不惜耗费巨款设置了大批铁刺网和地雷。埃及的先头部队给自己炸开了通道。防守战壕和地堡的士兵抵抗能力很弱,这使埃及人感到惊讶。从这点可以看

出，以色列的运河阵地对防御埃及炮火轰击和战斗机投掷的炸弹方面虽然是坚如铜墙铁壁，但作为防御阵地，这个战壕体系却是不中用的。进攻者在爆炸和喊杀的一片混乱中突然出现在战壕的边沿，出现在防御者的头顶上。火焰喷射器的火焰烧着了以色列的士兵。埃及人跳入壕里，用反坦克雷和火焰喷射器粉碎了以色列人的抵抗。绝望地挣扎着的以色列人找不到有效的射击位置。埃及人发动这次战争武器装备很好，他们进攻巴列夫防线使用了适当的武器。在战斗中军官率领士兵向前冲锋。全体战士上到旅长都接到命令，必须在进攻开始十五分钟之内渡河到达东岸。

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的五个地方渡过运河，即在坎塔拉、费丹、伊斯梅利亚、苦湖和苏伊士城北面。一般说来，只有在这些地段登陆才是可能的。从塞得港到坎塔拉，运河经过一个经常泛滥的地区。从运河的七十五公里到八十五公里处，河岸上有一层薄薄的不宜饮用的沼泽水。从九十八公里到一百三十四公里是大苦湖和小苦湖。运河从塞得港到苏伊士城全长一百七十一公里。

埃及炮兵从下午二时起向所有可能登陆的地段发射了密集炮火。一千六百五十门大炮向以色列人的阵地射出了十五·二和二〇·三厘米口径的炮弹。轰击在运河东岸卷起了沙土。这一天沙漠上没有刮风，黄色尘埃的云雾停在空中；几分钟后东岸就形成一个人造的烟幕。以色列炮兵看不见目标；机枪也射击不准，埃及人在尘土飞扬和硝烟弥漫中登上对岸。

战争开始以后最初几分钟，埃及的 PT 76 型轻便两栖坦

克在伊斯梅利亚、沙卢法和库比斯渡河。水上坦克只要两分钟就能走完运河一百二十米宽的路程，水的反作用推力使这种十四吨重的坦克获得一个可观的速度。这种坦克，苏联人起先不愿供应埃及军队；苏联的军事援助，长期以来只限于防御武器。但在水路上发动进攻时，PT 76 是一种理想的战车。苏联的坦克在不利的地形上也能轻易地从水中爬上岸去。PT 76 坦克穿过沙垒的缺口，支援在东岸的第一批一百名埃及人。七·六厘米大炮向以色列阵地射击，然而火力速度很慢，影响了效果，这是 PT 76 坦克的缺点。

乘直升飞机飞越河的士兵用一种简易器械开辟了通过沙垒的道路。士兵把皮管的一端经过斜坡扔到水中。水泵打出高压水柱冲击沙土。地雷便暴露了，沙土中的障碍就这样被排除了。

运河上的小艇开始在桥头地区施放烟幕。在蓝白色的烟雾掩护下，埃及工兵搭起横跨运河的浮桥。浮船一个挨一个并排着，然后几大捆木板象祈祷用的地毯铺盖在上面。搭桥对工兵来说很简单：苏伊士运河没有急流。虽说如此，这是进攻的紧急时刻，以色列人迅速反击能把先头部队赶下水里。然而 PT 76 坦克扩大了桥头阵地，摧毁了以色列人的最前沿的地堡。直升飞机不停地把士兵运到东岸。一小时以后，第一座浮桥便可使用了。T 54、T 55 型坦克开过了运河。这些坦克上面盖着伪装网，满载着燃料桶。T 54、T 55 坦克的十厘米炮能摧毁一公里外的坦克。但是，现在埃及的坦克炮手视线同样为尘雾所阻。

直升飞机在坦克上空飞过，满载伞兵飞向距离运河三十

公里的米特拉通道上空。埃及人必须攻克那里的以色列阵地，占领通道。但是以色列人坚守着阵地，并且有了增援。埃及部队被击溃。从苏伊士到中央西奈的公路经过米特拉通道。埃及人在南面前线地段要继续向前进攻，必须经过这一通道。这里是砾石山坡，坦克只能在公路上行驶，要想绕过通道的防御工事是不可能的。

埃及的炮兵继续射击。进攻只有在运河边的防御部队还没有清醒时才能成功。以色列人一点也来不及有时间进行反攻，他们在修补阵地临时应急。但对方的炮火太猛烈。以色列最高司令部命令收复桥头阵地。埃及人登陆已经成功。阿联的旗帜在运河东岸飘扬，恰好是在 1967 年以来埃及人恼火地看到大卫星*的地方。

星期五晚上，战争爆发前十八个小时，以色列人正准备过节。成千人在寺院里、在诉苦墙前祈祷。赎罪节是反省日，是绝对休息日。从日出到日没犹太人不得吃喝，也不准抽烟。虔诚的戒律还禁止开汽车。赎罪日停止广播。

以色列人遵守赎罪节的宗教规章，大致与德国人重视耶稣受难节相同。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讲到这一天时说：“赎罪节这天，以色列的脉搏跳得慢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神经松弛了，军队也受到这种总的气氛的影响。”

以色列军队在节日早晨没有处于戒备状态。兵营空无一人，士兵在家里过节。苏伊士前沿防线也没有满员，一些士兵和军官没有到差，停战线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这一

* 以色列的国旗。——译者

天拂晓前几小时，运河前哨报告西岸有坦克发动声。拂晓后有几个钟头一切又静下来了。士兵的观察通过电报报告到特拉维夫大本营。标图参谋们耸耸肩膀说：“坦克的声音没有超过平常的程度。”想在特拉维夫自己住宅过赎罪节的果尔达·梅厄夫人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不存在担忧的理由。

苏伊士运河西岸埃及部队的调动，以色列人已习以为常，并不怀疑。他们认为：“萨达特总得让他的士兵有点事干。”坦克的集中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三十五万人集中在运河地带的埃及阵地上已经三年了。埃及的炮兵驻扎在河边已两年了。形势一直是紧张的。没有特殊的理由不让举行节日仪式。

以色列的情报局在赎罪节前几天已经觉察到：部队从伊斯梅利亚西面向苏伊士方向移动。驻特拉维夫的美国大使馆也知道，萨达特在集结军队。大使馆的情报工作人员向他的以色列同僚探询坦克集中的意图。他得到的答复是：“运河岸上埃及部队的调动，仅仅表明他们在准备防御任务。”对运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形势的错误估计，罪责后来由摩西·达扬将军承担。

叙利亚人则用计谋欺骗了以色列情报局。10月6日以前，大马士革就传出这样的谣言：果尔达·梅厄政府需要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来保证她的党在10月30日的选举中获胜；梅厄将在叙利亚—黎巴嫩边境地区对巴勒斯坦突击队的阵地进行一次打击。叙利亚要保卫边境，所以在戈兰高地前面集结了部队。叙利亚大声疾呼，要求埃及在以色列进攻时给予支援。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也同样高喊表示准备援助叙利亚。

下午二时刚过不久，特拉维夫的汽笛吼叫起来。前线指

挥部报告，埃及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炮轰：“埃及人的全部炮兵都开火了。”一千六百五十门大炮直接架在河边。特拉维夫担心敌人空袭。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的形势下，以色列人不敢冒险。军队给居民发出警报。二时十五分以色列电台开始特别广播。十来个技术人员和播音员在汽笛发出吼叫时已经驱车进入广播大厦。他们临时播送紧急节目：先放音乐，然后宣读最高司令部的各项命令，报告新闻。战争宣告了节日的结束。

以色列军队通过电话、信使以及电台的密语广播动员了它的士兵。有三十五万多条线的电话网发挥了作用。赎罪节那天街道原是一片寂静，瞬间狂热起来：预备役兵员乘车去自己的部队，民防队员去动员处报到。没有汽车的人在停车场碰运气，“谁去加利莱方向？谁去耶里科？”以色列的幅员不大，从特拉维夫到戈兰高地前线空中航线为一百五十公里。国家地方小，所以非常危急。但是对动员来说，距离近有好处。战争开始后一小时，被征用的汽车便投入了运输。

梅厄夫人在九点三十分左右驱车到她的办公处。统帅部的不安一直到她都受到影响。夜里响起的坦克的隆隆声，军官们曾广泛讨论分析。坦克开动不寻常之处只是在夜里这点上。国家安全在以色列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赎罪节也是如此。总理到达她的办公处时，总参谋部人员同时也在开会。梅厄召见了美国大使。大使担保说：“阿拉伯人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一小时后梅厄召开了内阁会议。总参谋部现在确信，阿拉伯人至少要在叙利亚停战线准备进攻。从戈兰阵地可以深入望见叙利亚境内：坦克从大马士革开来，越来越近。但终究

还没有人相信将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内阁讨论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想打乱叙利亚人进军。多数内阁成员表示反对;自从以色列的空军把一架黎巴嫩民航机从贝鲁特上空劫持到特拉维夫以后,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了打击。以色列必须顾虑最重要的朋友美国的态度。进行预防性的打击是得不到华盛顿谅解的。梅厄和达扬知道:这一次谁也不会相信,这种预防性的打击是必要的,人家会说以色列是和平的破坏者,说它利用世界和缓局势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以色列内阁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决定在赎罪节上午作部分动员。召集五千名预备役兵员。使军队足以挡住一次叙利亚的进攻。

特拉维夫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上午有发生进攻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通知了美国大使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在同他们的会谈中我们答应不首先开火。我们要求这些外交官转请他们的政府警告开罗和大马士革,不要采取轻率行动。”

然而,以色列政府中谁也没有当真相信,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将会发动战争。到中午时刻,以色列总参谋部认为这一天不再有危险了。根据以色列人的战略教训,在上午,最好是在拂晓开始军事行动,可以得到突然袭击的好处。这时敌方岗哨放松观察,夜班想换岗,早班睡过了头。清早发动进攻,出击的飞机一天就有十二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飞机趁亮可以在敌方防御工事上打开缺口。以色列总参谋部用1956年和1967年两次进军的经验,去推测1973年阿拉伯人可能发动的进攻。十二点钟时以色列军队对后方部队放松了警戒准备。尽管特

拉维夫感到不安并进行了商讨，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的停战线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动静。总参谋部现在放心了：可以平安地过赎罪节了。

运河东岸两声爆炸使幻想破灭。战争爆发了，而且使以色列人大吃一惊的是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爆发。

10月6日下午二时，炮弹在戈兰高地以色列人的一些居民点爆炸。布卡塔和阿马迪亚周围的阵地处在炮击之下。叙利亚的五百辆坦克突破了停战线，向马萨达方向驶来。战斗开始的第一天，叙利亚人在这里的优势为十比一。南面叙利亚人继续向阿尔推进。这个村庄被叙利亚人占领，它位于吉奈察勒湖东面十公里。戈兰高地在阿尔已向湖面倾斜。叙利亚人想要包围守卫在庫奈特拉城的以色列军队。他们估计，以色列在这一条战线上布置了二万人。叙利亚人用八百门十二·二厘米、十三厘米和十五·二厘米口径的火炮当可打垮以色列人。战争的第一天晚上，在一个只有五十平方公里的地区里有一千辆坦克交战。

在约旦河谷到卡弗纳法卡的公路上，以色列最高指挥部在输送从加利莱出发上前线的增援部队。以色列人从库奈特拉城北面和南面慢慢地向后撤。叙利亚人想包围这座城市，但没有成功；以色列的后续部队及时地到达卡弗纳法卡。

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顽强地守卫着。这里没有一个是普通居民。居民点都筑有地堡和战壕这类防御工事。以色列人为对付叙利亚人的进攻作过成百次的演习；每个居民都受过军事训练。居民点的号令严明。以色列人已在这块占领地区定居；他们想永远保持这块土地。

叙利亚人却想通过这次战争使以色列人断绝在这里定居的念头。叙利亚军队从雅多利耶近郊发射他们的突击武器：射程为四十公里的苏联地对地导弹。这种导弹运载二百五十公斤炸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这种武器一个简称，叫做蛙式7型。叙利亚人把可移动的发射架运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这样导弹就能打到察法特和蒂贝里阿斯城。蛙式7型导弹把战争带到以色列境内。最初两枚导弹打到米格达尔黑梅克城。打伤了十个人。在基布茨格法特，一枚蛙7在夜间毁坏了一所学校和一些住房。没有人伤亡，基布茨格法特的人都睡在地堡里。

叙利亚人只是在战争开头几天使用了远程导弹。在战争的第四天以色列人对大马士革进行空袭以后，各导弹营都哑了。

以色列电台在战争第一天的晚上扬言要对阿拉伯人进行报复：“我们将把你们的白天变成黑夜，在中午时刻我们要让你们看见星星。我们要把你们的头按到粪坑里去。我们仇敌的头目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要打碎你们的骨头。”以色列国防部长——他相信阿拉伯人很快就会被打垮——给这次战争起了个名称，叫做乔姆基普战争，即赎罪节战争。

从战争爆发的时刻起，年轻的犹太教士就随以色列部队到戈兰高地。他们乘车从一个部队到一个部队，他们领唱希伯来诗歌，作祈祷。教士在军装外面罩着祈祷衣和背着皮带。他们从希伯来先知的经书中选用安慰战士的语句。

战胜的快感

埃及总参谋部曾预计，战争的第一天会损失一万人；苏联的估计损失会多达五万人。现在埃及人说：“横渡苏伊士运河使我们付出一百四十八名士兵的代价。”埃及人只是在后来才遭受重大损失的。“真主伟大，真主同我们在一起！”这是越过浮桥开向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埃及士兵的战斗口号。长蛇似的车辆等在西岸。渡河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运河在伊斯梅利亚宽约二百米。坦克稳稳地驶到桥上，桥板在坦克履带下轧轧作响。在战争的第二天，为了防止空袭，施放烟幕护桥。在战争的第一天晚上，有两座桥被炸弹炸坏。但浮桥很容易修复。

战争开始后的十八个小时有五百辆坦克通过浮桥。苏伊士东岸纵深十公里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埃及人怕以色列反攻，因为现在已是第二天早上，以色列部队接近满员。两个以色列坦克旅曾企图粉碎埃及部队。但是以色列的二百辆坦克是和优势力量作战。战斗延续了三个小时之久，最后埃及人获得了胜利。以色列第一百九十坦克旅全军覆没；司令官阿萨夫·雅库里上校带着二十五辆完整无损的坦克投降了。二十年以来，埃及人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胜利的滋味。

晚上，埃及电视把被俘的上校让观众看看。对埃及人来说，他是活生生的胜利的证明。千百万人在电视屏上看到了那些被俘的以色列人，一身肮脏，满脸胡子，精神沮丧；俘虏们制服破烂。这些画面把埃及人从深受损害的复杂心情中解放出来。阿拉伯人经过三次失败的战争以后，曾把以色列

人看作是强壮，漂亮，能干，永远能控制局势。以色列人使尽一切手段使阿拉伯人低头屈服，他们鼓吹阿拉伯人是劣等性的总和；阿拉伯人不应妄想他们有朝一日可以与以色列人分庭抗礼。阿拉伯人的最后一点自信心在1967年6月战争中也丧失了。那时是埃及士兵一身肮脏，满脸胡子，精神沮丧；以色列人说，许多阿拉伯人为了逃跑得快些，把他们的鞋丢在沙漠里。1967年6月战争以后，加麦尔·阿卜德·纳赛尔不得不下一道命令，他的士兵只能穿着便服上街，因为居民曾经啐过士兵吐沫。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说：“这次战争的第一号胜利，在于我们能够摆脱恐惧；我们阿拉伯人既有勇气进攻，又有勇气固守！”阿拉伯人突然感到，其他世界对中东阿拉伯人的态度也改变了：“10月6日以后，我又能够扬眉吐气地说，我是一个阿拉伯人！”这是战争第二天一个黎巴嫩人说的话。以色列陆军少将阿隆·雅里夫承认：“阿拉伯人在战斗。以色列人民不能指望轻易取胜！”

埃及将军埃茨策迪内·默克塔在战争的第三天总计以色列的损失时说：“第一天以色列损失二十七架飞机，第二天三十架，第三天二十四架。我们击毁了一百二十八辆坦克，摧毁了巴列夫防线的全部二十五个据点！”

巴列夫防线的防御工事体系延伸在苏伊士运河全程。只是在从运河的第四十三公里起的北面，巴列夫防线是沿着坎塔拉至阿里施的旧的铁路线建造的。运河的第四十三公里北面的土地经常被淹。以色列前总参谋长蔡姆·巴列夫在1967年六月战争以后，在运河边修筑防御工事。1970年纳赛尔接受在苏伊士运河停战时，巴列夫防线刚好完工。巴列夫认为